

The Song Dynasty

何辉

著

大宋王朝

天下布武

一切，各路诸侯蠢蠢欲动
乱，复仇，自保，为天下苍生
每个人，每股势力，都被卷入
惊心动魄的历史洪流

谁又能看到
明天的太阳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The Song Dynasty

何辉

著



大宋王朝

天下布武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王朝·天下布武/何辉著. —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5.2
ISBN 978-7-300-20779-7

I. ①大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25475 号

大宋王朝·天下布武

何辉 著

Dasong Wangchao · Tianxia Buwu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 - 62511242(总编室)		010 - 62511770(质管部)
	010 - 82501766(邮购部)		010 - 62514148(门市部)
	010 - 62515195(发行公司)		010 - 62515275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 mm×23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5 年 3 月第 1 版
印 张	22 插页 1	印 次	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06 000	定 价	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大宋王朝·天下布武

卷 一

“如果真的可以，就让我把心切开吧，一块儿一块儿，分给那些我爱的人。宁愿做一个空心人啊！就让我做一个空心人吧！以这无心的躯壳活在这世上，去为那些我爱的人，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奋斗吧！”

赵匡胤离开淮南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仿佛跟老天斗气一样想着。

他怀着无比惆怅、无比哀伤、无比无奈又无比坚决的心情，任由马儿背负着自己，一步一步，一丈一丈，一里一里，慢慢远离那个让他进一步看清自己内心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懦弱、自己的虚伪。他为自己的情欲所困扰，他为自己的责任所压迫。

他骑着马，挺着肩背，茫然地盯着前进的方向。他感到，随同他的几个近臣，好像慢慢往无边的白色的深处退去，隐没在诡异

的、浓浓的大雾中；路上仿佛只剩下他，一人一骑，寂寞孤独地穿行在白茫茫的大雾中。在这漫天的大雾中，他默默地回想着遇到她的那一刻，回想着与她短暂相处的一幕幕。他没有想到会再次爱上一个人。这种爱，不同于他与年少时恋人阿琨之间单纯却又被命运捉弄的爱，不同于他与亡妻贺氏之间平淡浑厚的爱，也不同于他与现在的妻子如月之间沉郁忧伤的爱；这种爱，出乎自然，出乎感觉，在一两次眼光相遇之后，彼此便注定被吸引，而当彼此都意识到时，却实际上早已经深陷其中。他想起她生气时微微噘起的嘴，他想起她开心时灵活流动的眼波，他想起她指尖传来的丝丝温馨。他的心颤抖起来，他的身体颤动起来。他感到心燃烧起来，心火很快要从他口中喷薄而出。他使劲地咬紧牙关，闭紧嘴，仿佛只要这样，就可以将心火咽回去，压下去。他的心是那么热，热得像锻铁的熔炉；他的脸色，却像十一月里阴沉的天空，透着清冷与寒气。

天下布武，实是不易。可是，在感情面前，心里再严密布武，再坚固设防，也会变得脆弱无比，变得一触即溃啊！

“爱，如果是深不可测的海，我愿意一头扎下去再也不浮上来。爱，如果是永无光明的夜，我愿意一世迷失在其中再也不见白天。”那一刻，他想把这个想法告诉她。可是，他终于还是没有机会说出来；或者，根本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他错过了机会。他没有说。他眼睁睁地看着机会，让它流过了。

为了胜利和荣誉，他愿意赌上自己的生命。为了开创一个太平

的时代，他愿意赌上全部的人生。为了爱，他愿意赌上自己的心。可是，为了爱，他能赌上整个王朝和天下的百姓吗？

他没有想到，在暗访淮南短短的日子里，会发生他没有想到的事情，会遇到自己没有想到会遇到的人，也没有想到会在遇到这个人后又如此突然地分离。能用什么来解释呢？他能怪谁呢？怪自己？怪她？怪他的重臣与侍从？怪谁都没有用啊！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……

半个月之前，赵匡胤在接见南唐使者之后，暗暗担心南唐会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勾结，因此力排众议，带着几个心腹，微服暗访淮南。对于淮南，赵匡胤并不算陌生，他与他的父亲，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。但是，如今，坐镇淮南的不是昔日的敌人，而是昔日的战友，或者说亦可能成为未来对手的昔日战友——李重进。

南唐江北十四州于三年前尽落于后周的控制中，这块富饶之地，由那时起成为后周版图的一部分。赵匡胤受禅登基之后，这块土地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新的王朝——宋。赵匡胤要暗访的地方，是淮南节度的镇所扬州。

像中国许多著名城市一样，扬州的历史可以说上几天几夜。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，一个城市、一个地名，它们的渊源往往可以上溯到上古。自从有了文字，中国人便不厌其烦地记录下它们的历史。不同时代，不同的人，记录着同一个地方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，记录着同一块土地上的物产、名胜，记录着生长在同

一块土地上的著名的人物、他们的事迹、他们的文章和诗句，记录着他们的生与死。于是，渐渐地，在各种方志、各类史书上，一块土地、一个地名，便渐渐有了不朽的生命，它们是土地，它们是物产，它们是山川，它们是那些舍生取义的勇士，它们是那些为国为民的政治家，它们是那些文采飞扬的文学家。人们有时也将它们与奸臣、恶棍、杀人犯、嗜血狂魔联系在一起，那完全是为了警醒后人。有些人给这片土地和这个地名带来了耻辱，他们应该遭到唾弃和鄙视。于是，一块土地、一个地名，便有了喜怒，有了哀乐，有了豪壮，有了温柔，有了乖戾，有了平和，有了洒脱，有了残暴，有了宽仁，有了一个人可能拥有的一切性格和情感。于是，一块土地、一个地名，便将中国人的前世、今生、后世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它们超越家族的血缘，它们超越民族的分别，它们超越了时间。于是，它们从古到今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穿越无数春夏秋冬，彼此相连，彼此呼应，渐渐形成一个容纳了无数记忆的共同体。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一块土地、每一个地名，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，都是那么重要。对于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而言，往往想到一片土地、一个地名，便会热泪盈眶，便会百感交集，因为，就在这片土地上，就在这个地名中，他或她可以感受到数千年来祖先血脉的流动，可以感受到无数欢喜与悲伤，伴随着时光的洪流，冲击着在时间中旅行的孤单的个体。扬州，也正是这样一个地名、这样一片土地。

扬州，古又称广陵郡。《禹贡》称：“淮海维扬州。”唐虞时期，淮水与大海之间，都是扬州的州域。《尔雅》云：“江南曰扬州。”这说的是江南之气多燥劲，厥性轻扬，所以叫扬州。战国时，扬州之地属于楚国。秦国时扬州为九江郡。西楚霸王项羽，曾将这片土地封给英布。汉景帝四年（前153），此地更名为江都国。从此之后，扬州地域或者为郡，或者为国，置废不定。前汉时期，扬州地域的行政隶属多变动。到了后汉，扬州理历阳，后又改理阴陵。魏国时期，扬州刺史理寿春。司马懿曾孙，司马觐之子司马睿（276—323）十五岁袭封琅琊王，“八王之乱”后期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。司马越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、监徐州诸军事，留守下邳。扬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东晋。在汉主刘渊起兵后，西晋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中，王导向司马睿献上计谋，请移镇建邺。西晋朝廷遂于永嘉元年（307）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。司马睿于九月南下，都督扬州。司马睿在王导、王敦辅佐下，终于在江南立足。316年，汉刘曜攻入长安，俘晋愍帝，西晋亡。次年，司马睿即晋王位，始建国，改元建武，并于318年即皇帝位，改元大兴，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、珠江流域地区，史称东晋。这一时期，江都郡改为南兖州。梁末，扬州地域入北齐，改为东广州。归陈后，又改回原来的名字。577年，北周灭北齐，统一北方。此前，扬州地域复归北齐，入周后，又改为吴州，并设立了总管府。581年，杨坚受禅代北周称帝，改国号隋，北周亡。隋朝开皇九年（589），吴

州改为扬州，仍然为总管府。隋炀帝将扬州改为江都郡，在州内大建宫殿，号为江都宫，扬州繁华，盛极一时。隋朝末年，天下义军蜂起，各地政权分立。唐高祖武德初年，天下一片混乱，群雄争夺势力，唐当时尚是一个地方政权，各地有大小十四个政权各自为主。唐武德二年（619），义军首领李子通从海陵率兵攻破州城，并占领了江都。武德三年（620），另一支义军首领杜伏威率兵打败李子通。不久，杜伏威归附唐朝，任和州总管、淮南安抚大使。唐朝在润州江宁县设立了扬州，而将隋朝时的江都为南兖州，设立了东南道行台。同年，杜伏威进使持节，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，任扬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尚书令，封吴王。唐朝平定各地势力后，杜伏威为消除朝廷猜忌，主动进京觐见，却被软禁在了京城。武德六年（623），杜伏威起兵时的伙伴辅公祐起兵叛唐，自称皇帝，国号宋。辅公祐占据了江北诸州，毁掉了江南的宫殿，江都城遂荒废。624年，李孝恭讨平辅公祐，改南兖州为邗州。626年，唐朝取消江宁县的扬州，改邗州为扬州大都督府，督扬州、和州、楚州、滁州、舒州、庐州、寿州等七州。唐贞观十年（636），改大都督为都督，督扬州、滁州、常州、润州、和州、宣州、歙州等七州。在唐开元年间，扬州属于淮南道，淮南道分为十四个州，分别是申州、安州、沔州、光州、黄州、寿州、蕲州、濠州、庐州、舒州、楚州、滁州、和州、扬州。扬州北接楚州，西邻滁州和舒州，东面是大海。唐龙朔二年（662），扬州升为大都督府。唐天宝元年（742），扬州改为

广陵郡，依旧为大都督府。唐乾元元年（758），广陵郡复为扬州。从此后，唐朝在扬州设置了淮南节度使，以亲王为都督，担任节度使，以长吏为节度副使，知节度事。扬州一直都是淮南节度使的治所。到了五代南唐时期，扬州又称为江都府。

入宋后，扬州还叫扬州，扬州城依然是淮南节度的镇所。作为区域“州”的扬州，范围却比唐代缩小了许多。它的北面是淮水，西边是另一个著名的古都江宁（金陵），东面是长江之口，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使它毫无疑问成为淮南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。这个古老的城市，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沧桑。在它和它周边的这片土地上，城墙、街道、楼阁、山川，乃至连那来去无踪的风雨，一切之中，都仿佛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伤感故事。可是，不知道这些故事的人，眼中看到的便只有那秀丽温婉的风景。

初唐扬州诗人张若虚有《春江花月夜》一诗，诗中所提到的春江、长江，恐怕都不是指具体的某条江，然而，不论是写哪里的江，哪里的人，哪里的月光，哪里的花林，细读此诗，都不免让人联想到扬州。也许，正是扬州的生活、扬州的水、扬州的月光、扬州的人，令诗人感怀至深，终于成就千古绝唱。诗云：

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

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

江流宛转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。

空里流霜不觉飞，汀上白沙看不见。

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
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
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
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
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。
谁家今夜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楼？
可怜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。
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。
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。
鸿雁长飞光不度，鱼龙潜跃水成文。
昨夜闲潭梦落花，可怜春半不还家。
江水流春去欲尽，江潭落月复西斜。
斜月沉沉藏海雾，碣石潇湘无限路。
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。

唐代诗人罗隐《故都》则是寥寥数句，道出千古兴废的沧桑。

诗云：

江南江北两风流，一作迷津一拜侯。
至竟不如隋炀帝，破家犹得到扬州。

唐代诗人孟迟有《广陵城》，写出了“生命”有限的人与王朝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的幻灭感，诗云：

红绕高台绿绕城，城边春草傍墙生。

隋家不向此中尽，汴水应无东去声。

还有很多诗人借扬州写友情、爱情和自我的情怀。

唐代诗人杜牧有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诗云：

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木凋。

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

杜牧又有《遣怀》一诗云：

落魄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

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

唐代诗人李白有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诗云：

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
三月的扬州，正是烟花烂漫、草木酥然的好时节。白日里，全城街道两旁处处垂柳；夜晚，万家灯火几乎照亮城池上方的整片天空。城市之中，可谓迷楼九曲，珠帘十里，绛纱万户，旖旎繁华之景，足可称誉天下。唐代诗人杜牧有描写扬州的诗句“街垂千步柳，霞映两重城”、“纤腰间长袖，玉佩杂繁缨”，它们于宋初时依然在天下流传。然而，这个古城的烟雨与风华，也足以令人睹物怀古，为之伤感惆怅。后周征讨南唐的淮南之役中，扬州几次易手。如今，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坐镇扬州。

陈桥兵变之时，后周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被杀之前，派出密使向李重进通报了赵匡胤兵变之事。自从韩通的密使来了之后，李重进便整日心神不定。随后，韩通被杀的消息更令他几天无法入睡。没过几日，新皇帝的诏谕又至，令韩令坤取代了他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要职。又过几日，昭义节度使李筠的密使又自西北潞州到了扬州，传递了李筠欲与其结盟起兵反宋的意思。接二连三的变故和消息，使李重进心神不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上个月，李重进终于按捺不住，为向朝廷表忠心，急急请求入朝觐见赵匡胤，但是未料到却吃了一个闭门羹，这令他寝食难安。

当时，赵匡胤不知出于何意，并不想见李重进，只是对翰林学士李昉说：“你就为我妥善地拒绝他吧。”李昉便拟了个诏书，把皇帝不愿意接见他的意思委婉含蓄地表达了，书云：

君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虽在远方，还为一体。保君臣之分，方契永图，修朝觐之仪，何须此日。

李重进得到诏书后，更是坐立不安。他弄不清楚，这个旧日的同僚，昔日的战友，如今的皇帝，内心究竟打着什么样的算盘。这叫他如何才能安心呢？昨日，京城的使者竟然又送来诏书，命令他早日处理相关事务，不久将调任青州。

这日，李重进带着几个贴身卫士，去城西北的秤平寺拜了佛后，又在城内漫无目的地走马游荡。每当心中烦闷时，李重进便有这个习惯。卫士们早已经清楚了主公的脾性，因此也不过问，只是

策马慢慢跟随而行。

此时，扬州的春光美景在李重进眼前缥缈起来。李重进人在马上，茫然望着路两旁嫩黄或翠绿的树叶，两眼却是心不在焉地掠过眼前的一切。

“听说陛下原本调李筠去青州任节度使，可是不知怎么却让李筠回了潞州。这次却又让我去青州，不知安的是何心思？莫非已经对我起了疑心，担心我举兵谋反？”想到这一层，李重进的心中疑虑重重，毕竟此前他曾收到了昭义节度使李筠的密信。

李重进骑在他最喜爱的那匹青骢马上，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：“那一年，我来淮南任职，经过泗州，泗州刺史张崇诘私下给出了个主意，让我到淮南后务必储备兵力，修缮城池，难道他早就料到了天下局势会大变吗？这样想来，这积聚兵马修缮城池确实有利于巩固我在淮南的位置，但同时也令新皇帝赵匡胤起疑心了。新朝廷让我离开淮南，下手也够快的。”

昨日的调任诏书不断地浮现在李重进眼前，他的想法渐渐清晰起来：

“赵匡胤一定是不信任我。”

“我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，他怎么可能放心我呢？”

李重进素来被周太祖信任，周太祖郭威病重的时候，暗中招来李重进听取临终遗命。在那次秘密的会见中，郭威让李重进拜见了后来的世宗柴荣。

李重进不会忘记，正是那次见面，他与比他年纪小的世宗柴荣定下了君臣的名分。世宗即位后，出于对李重进的信任与依赖，立刻任命他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。李重进随后跟随世宗讨伐刘崇，在高平与刘崇的军队作战。第一场战役中，周军失败，周军大将樊爱能与何徽带兵逃走，但是李重进与另一个将军白重赞却稳住了阵脚，按兵不动。随后，赵匡胤率部赶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猛攻。白重赞见机会来了，也率军出击，而此时世宗也亲自带兵与他们会合。这次进攻，重重打击了刘崇的军队。李重进对那场战役中赵匡胤的表现印象深刻。在这场战役之前，他还没有见过赵匡胤带兵作战，正是那一次，他看到了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常常会想起那场战役的残酷，常常会想起赵匡胤在那次战役中令人战栗的砍杀。在李重进的眼里，赵匡胤在战场上简直是个完美的杀手，他冷酷地毫不犹豫地向敌人挥舞着大刀、长剑，劈开敌人的胸腹，斩断敌人的手脚，砍下敌人的头颅。他知道，那次战役，如果没有赵匡胤率兵勇猛突进，是不可能取得辉煌战果的。他知道，自己在那场战役胜利后被封为忠武军节度使，这其中至少有一半功劳离不开赵匡胤。可是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，心里就是无法对赵匡胤表示感谢，不仅没有感谢，甚至有些嫉恨。李重进后来跟世宗征讨太原，被任命为行营马步军都虞侯。凯旋后，李重进被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由忠武军节度使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兼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是禁军首脑之一，地